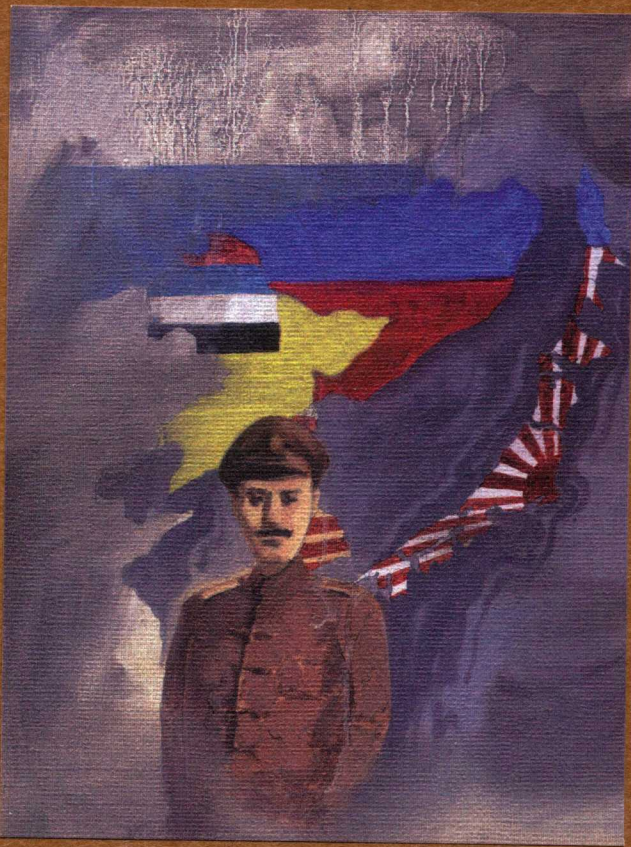


哈尔滨·下

ХАРБИН

[俄罗斯]叶夫格尼·安达史凯维奇 著 陈玉增 邢淑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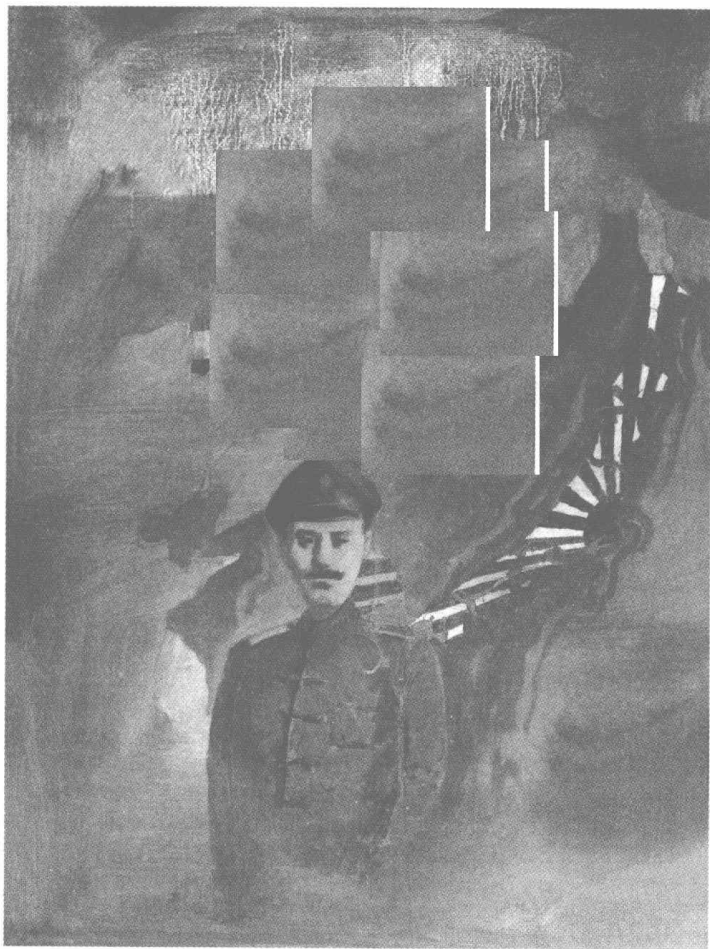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哈尔滨记忆”系列丛书

哈尔滨·下

ХАРБИН

[俄罗斯]叶夫格尼·安达史凯维奇 著 陈玉增 邢淑华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08-2016-11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尔滨: 全2册 / (俄罗斯)叶夫格尼·安达史凯维奇著; 陈玉增, 邢淑华译.—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8.6

(哈尔滨记忆)

ISBN 978-7-5484-3144-2

I. ①哈… II. ①叶…②陈…③邢…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6423号

Copyright ©Харбин written by Евгений Анташкевич

书 名: 哈尔滨·下

作 者: [俄罗斯]叶夫格尼·安达史凯维奇 著 陈玉增 邢淑华 译

责任编辑: 韩金华 杨浥新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孜闻书装坊

版式设计: 哈尔滨今佳快印有限公司

封面绘画: 母绍锋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256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62.75 字数: 783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3144-2

定 价: 268.00元(全两册)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目 录

MULU

第二部分

第一章

第一节	015
第二节	026
第三节	031
第四节	037
第五节	040
第六节	044
第七节	048
第八节	064
第九节	073
第十节	082

第二章

第一节	103
第二节	109
第三节	115

第四节	121
第五节	125
第六节	134
第七节	141
第八节	145
第九节	155
第十节	159
第三章	
第一节	167
第二节	179
第三节	196
第四节	200
第五节	209
第六节	226
第七节	232
第八节	240
第九节	259
第十节	272
第十一节	300
第十二节	318

第三部分

1945年4月25日 星期三	347
七月六日 星期五	371
七月十日 星期二	373
八月五日 星期日	375
八月六日 星期一	378
八月七日 星期二	417
八月八日 星期三	444
八月九日 星期四	467
八月十日 星期五	481
八月十六日 星期四	528

第四部分

一九九二年 五月	541
----------	-----

致 谢	563
-----	-----

书中俄文缩写	564
--------	-----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还在翻阅《子弹》档案,突然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看了看表,已经七点三十六分了。

“清洁工,”他想,抬起头,“再过一个半小时工作人员都上班了,那就不能在这里读卷宗了。我会影响人家工作!”

他又翻了几页,见到一份文件,是印在薄薄的卷烟纸上的,字迹很淡,差不多全褪色了。

Bx. NO1626 复印件

1929年——28日晨

加急电报

速呈莫斯科,卡拉罕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密码与信函已销毁,工作人员没人被捕

详细信函专差递送

梅里尼柯夫

复印件:致斯大林、雷科夫、伏罗希洛夫、雅格达、特立里谢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柯兹洛夫斯基诸同志。

返还:外交人民委员会公共政治档案馆。



“是的！”索罗维约夫想了想，“就是说，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事件中中国人的确一无所获。”

电报附有外交观察报告，不过只有选订它的人才会感兴趣。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细节，于是他开始找备忘录。备忘录就在报告后面，而且很简短，其中写到“目标‘子弹’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携家眷从哈尔滨前往帽儿山休假，没有出现在吉林街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从桌上拿起一张日历表，夹在备忘录那一页，又一次看了看表。

“今天是星期五，”他想，“我想不受干扰地读完关于‘子弹’的卷宗……晚上开会和举办酒会，局长肯定出席，我请求他允许我明天再来，也就是星期六，叫马利采夫开个通行证。”

他很不甘心地上合卷宗，推到一边，又拿起第二个本夹子，很薄，上面写着：

监视观察档案

日本帝国军事代表团

哈尔滨市，满洲

工作人员

宫泽光一大尉

第 38 卷

1946 年

“宫泽光一！哼！他们翻了多少文献啊，为了让我找到这一份！好样的！”斯切潘·菲多罗维奇心里想着，解开松紧带。

夹子里面既没有常规的文件目录，也没有提供单位，只在一张白纸上注明“此卷宗附有原日本帝国关东军驻哈尔滨军事使团成员宫泽光



一大尉之个人信件(日记)”。

他将其打开,里面是用粗糙的麻绳捆着牛皮纸信封,没有签名和说明。斯切潘·菲多罗维奇为了不致弄坏这些年久易碎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打开第一个信封,取出一页普通斜格学生用的笔记本纸。这页纸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上面有着墨水的痕迹,用俄语写着:

您好,尊敬的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

我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写信给您。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我们吃得很好,活儿也不多。现在还是金秋时节。我们正在学习全世界,特别是伟大苏联的政治文献。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俘虏,因为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不是俘虏了我们,而是教导我们好好工作和正确认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治原则。现在我们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伟大的苏联人民面前是罪恶深重的,我们必须痛改前非,为建设社会主义助一臂之力!

永远是您的宫泽光一

这封信结束了,下面有个备注:该信由情报员大来提供。附于卷宗——签署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区侦察队队长阿·斯·切尔诺可夫大尉。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读完陷入沉思。

“奇怪!既无收信人又无地址!光一大尉能给什么样的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写信呢?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找到情人了?未必吧!特种劳改的法规可是够严格的。鬼知道,建筑工地……厨娘!没关系,接着往下看!”

他打开另一封信,里面也有一页纸,用俄文写的索尼娅代替了索菲娅,但没写父名,下面就是用象形文字书写的正文。



“见鬼！又是这些蓬头小鬼！”斯切潘·菲多罗维奇自言自语骂了一句，把手伸进信封，取出一张上面是用打字机打得工工整整的文字的纸，他打开阅读：

信函2(译自日文)

你好，索妮娅！

“这可好了！有译文就方便多了，机关这些人就是有水平！好了！”他想。

你好，索妮娅！

我怎么觉得你已经把我给忘记了呢？不过又希望你没忘。我还活着。我在建筑工地干很多活，这里空气清新，有使不完的劲。我何必给你写这些呢？反正你永远不会读到这封信，只不过想和你说一说，因为我们只能谈如何爱你的祖国。这并不是第一封信，而过去写的信我都销毁了。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薇拉可好？还上中学吗？

不管上什么中学，大概她现在已经是一位新娘了吧？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并给我回信，那不是很有趣吗？

你的光一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读完最后一个字，便习惯地用手指往上抬了抬沉甸甸的塑料眼镜架。

“是啊！是啊！信就是信嘛……”他想了想。“中学？当然了，薇拉、索妮娅，这可不是厨娘的名字……往下读吧！”

第三封信也是译文。

信函3(译自日文)

你好，索妮奇卡！



没有经常给你写信，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合适时机，因为我还没有彻底疯掉。你还记得你妹妹戏弄我，她和萨士克一块嘲笑我吗？

顺便说一说，我一直没弄明白“萨士克”究竟是什么人！我知道俄国名字亚历山大，可以叫“萨沙”或像你们说的，亦如我们在东京大学里学的“萨尼亚”“萨尼卡”，可这里却出了个“萨士克”！他的姓——阿代伯格就够我记的了，还得加个冯。你记得，我把他的姓简化了，称他父亲为“阿代”君！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推开这封信片刻：“得了，得了！”

我这样称呼俄国人就像阿君那样，总是恰到好处，连他本人都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

“阿君？这阿君是什么人？”斯切潘·菲多罗维奇想了想，“明白了！这是浅草！浅草大佐！”

……常常回忆起你妹妹写的一首小诗。薇拉奇卡那时还感到非常委屈，因为在江畔我说她还是个孩子，根本不懂什么叫合辙押韵。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读了诗的标题和头一句：

《最后一滴眼泪》

白桦树上……

“白桦树，眼泪”，他想，诗很长，他翻了一页，在这一页诗就结束



了：

……无情地折磨着！

无辜的小鸟。

记忆所及，未必无错，尚祈薇拉见谅。

我那时候很傻。从另一方面说，这的确叫人意想不到，一个小姑娘，还是个孩子，却写出这种严肃的、悲怆的诗，当时我还没适应这种表现手法。她说我和萨士克是“疯子”。离开了萨士克，又粘上了我！她从哪里知道的这些词句？尽管你们俄国人都有些情感强烈和心态异常！

好了，我不能往下写了。哨兵要来了。

日本大尉的话触动了斯切潘·菲多罗维奇。“为什么我们都是疯狂的，”他想，“疯子呢？而这指的是谁呀？”

下一个信封装得很厚。

信函 4(译自日文)

你好，我最亲密的人！

我在住院，想起……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暂停读信。“现在明白了，”他想，“提到斯大林的第一封信他寄出去了，因为他知道，尤其是给哈尔滨，索尼娅，鬼知道能否成功，没办法，写信得经过审查，也就是邮件秘密检查！这是很明确的！至于奸细，出自他们日本人——情报员大来，随时都在跟踪和告发。显然，有人暗示他了，他明白，接下来就是为自己而写了。这样说吧，心灵日记，放在桌里，咱们往下读吧！”

你不知道我是一名日本军官，许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到现在还得谢谢你！如今回想这一切真有些奇怪，好像我们的诗人石川啄木写的：

蝴蝶飞来又飞去，
这里那里苦追寻，
追寻逝去的春日……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拿起另一页：

而我本人犹如松尾芭蕉：
漂泊者！
这个词成了我的名字。
绵绵秋雨！

信到此结束了。

“有趣的大尉！忧郁的大尉！像他这样写的……”斯切潘·菲多罗维奇看到，“漂泊者！这个词成了我的名字。的确是漂泊者！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大家都是漂泊者！宫泽光一，侦察工作的对象，化名为年轻人。这封信他没签字，可能搞混了。”

他又打开一个信封，也是装得厚厚的：“关单间禁闭了，那里会有很多时间吗？”

信函 5(译自日文)

你好，索妮奇卡！

他们可能认为我是最没有危险的，所以把我从工地调到办公室，负责翻译起诉日本战犯的法律文件。

我们交往久矣，但从未跟你讲过我的童年……我是武士的子弟



孙。上大之前……

往下表达得不是很清晰，斯切潘·菲多罗维奇把这一页翻过来，对着亮光看，但是，除开头、结尾和中间个别部分之外，其他部分还是看不清。他从大信封里拿出另一些破旧的纸张，折痕已经磨坏，是用浅蓝色复印纸写的，他试着读起来。

“上大之前……”他理解，“应该指的是大学，而后面的几页我们的侦察员都给弄破了，显然他这里像是写自传，所以他们很感兴趣。说是写给索妮娅的，实际是写给他自己的，所以是真实的！”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翻了几页，明白了，没读完便装到信封里了。他没发现自己那只老年人的手已经麻木了，竟然还有一页在大信封里没被发觉。

这些信让他心里浮现出了在心里搅动的东西，于是心脏又开始发颤。他觉得应该暂时放一放，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想到了今晚将与老战士们见面，大概既有趣又隆重。可他怎么有点郁闷呢？大家会说很多话，会有许多回忆，但是他这里已经没有一个熟人了。但又不能不出席，毕竟千里迢迢飞到这里，而且还征得局长的同意，查阅旧档案……

就是为此而来的嘛。

他得意地一笑：“啊，侦察员叶甫盖尼·马利采夫！……他坐了多久查阅档案……为了我！”斯切潘·菲多罗维奇想，“只是为了我吗？那光一大尉、谍报员叶尼塞——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冯·阿代伯格、索妮娅、薇拉、浅草大佐呢？……不，不只是为我……”

他回到桌子旁坐下，把下一封信拿出来，这已经不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纸张，而是正式的打字用纸，尽管现在已经发黄了。

“是的！大概真的把他调到办公室了，那里更自由一些，可以找到什么纸张，写了并有地方藏起来……就算他没藏。看，找到了！”

信封里装的东西有点怪——正文的字迹和过去的不一样；有几页



字像诗一样竖排，五列或三列为一段，也有两列的。他掏了掏信封，取出三页，这三页是经过翻译人员修改的，上面有涂掉的文字，也不知是写给谁的：

只有在樱花凋谢的地方……

这是诗句，有很多。斯切潘·菲多罗维奇没有读，只注意到这么一段：

索尼奇卡，我的好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如此多愁善感……

“这个大尉，武士的子孙出什么事了？”斯切潘·菲多罗维奇心想，下面有选择地读了几段：

在没有生命的沙漠里多么苦闷啊！

沙沙，沙沙。

你攥在手里的一切都从指缝流失了……

……我记得听完维尔京斯基音乐会后我们走出大厅的情景。大家的心情一如他的歌曲那样美好。当时我给你读了一段日本短歌，就是这段：

我们沉醉于花儿之美……

这行诗之后又引出下面这些诗句：

我找不到万紫千红的繁花……



他读完之后又读下一首：

我一想到死亡，犹如想到解药，
因为它能使你从痛苦中解脱……
要知道心是如此痛楚！……

我做好一切准备，索妮娅

